

正法華經卷第七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木七

勸說品第十三

爾時有菩薩名藥王復有菩薩名曰大辯與
二萬菩薩俱於世尊前面自啓白唯願大聖
自安宣教勿以為慮如來至真滅度之後我
等當共分布斯經講說示人假使有人懶悞
自用性不循調薄德無福心懷自大著供養
利不備善本離於解脫難可成就我等世尊
興忍辱力在於彼世受此經典書持誦說供

養奉事懷佩在身除於吾我班宣斯經報安
住恩爾時會中五百比丘學不學者前白佛
言唯然世尊吾等堪任宣布此經又復大聖
他方世界如來聲聞諸學不學佛悉授決當
成無上正真之道一切叉手而禮世尊八十
比丘復白佛言大聖自安勿以為慮滅度之
後當廣解說傳此經道亦當宣布他方世界
所以者何此忍世界人多憍慢本德薄少心
常懷亂如火毒然迷惑三界不能自安爾時
大敬達比丘尼與六千比丘尼俱瞻戴尊顏

不以為獸啓白佛言道德至尊巍巍無量超絕虛空無能及者佛即告曰汝輩瞿曇彌勿懷悒悒而為愁感悲顏觀佛恨言如來而不班宣獨不見蒙授無上至真正覺之決一切衆會等共和同爾乃演布授衆人決當至無上正真之道皆一等味味無有異從是以往汝當遭值三萬八千億諸佛之衆供養奉事當為菩薩常為法師此學不學六千比丘尼為諸衆生菩薩法師次第具足菩薩行已當成為佛號曰一切衆生咸敬如來至真等正

覺成佛已後開化人民各各展轉共相授決當成為佛度脫無數不可計人於是羅云母比丘尼及持名聞各心念言今佛世尊而不愍念獨見遺棄於時大聖告名聞比丘尼今我班宣告語遠近當於十萬億佛修道常為法師奉菩薩所行本七遵修具足當得作佛號具百千光幢幡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衆祐其世界名仁賢爾時其佛光明威神無數百千壽不可限時大敬遠及羅云母比丘尼等

得未曾有驚喜悅豫即說此偈而嗟歎佛

世尊所開示 為衆之導師 開化於世界

并及於天人 天人所奉事 今者見慰撫

以為大導師 充滿悅我意

比丘尼說此頌已白世尊曰唯然大聖我等

信樂是佛法訓堪任說讀又及餘人他方世

界於是世尊顧眄八十億垓百千逮諸總持

開士講不退轉法輪時諸菩薩見佛照臨尋

又手啓白唯願大聖以斯經典付授我等講

說宣布得此經卷專惟佛德諸族姓子欣仰

世尊俯察已身前世所行平等之願則於佛

前而師子吼如來滅度後若此經法在於十

方我等書寫受持諷誦思惟其義分別布露

顯化餘人亦令如斯承佛聖旨我之朋黨處

殊異土大聖加恩將接我等使得成立爾時

諸菩薩大士同心等意佛前說頌曰

唯願世尊 默然安聖 佛滅度後 光闡景訓

然後末世 恐有患難 當普班宣 分別說之

若搗捶罵詈 以石打擲者 大聖往來世

鄙當忍此愚 語言難曉了 諛諂瘕僞慢

然後處山巖	無獲謂有得	無便於智慧
當何以報答	獨行順心志	懷惡為無忍
在居貪惡聲	當為說經法	所講言決除
猶若此六通	凶暴秉毒心	處寂行斯想
入燕而獨住	不慕罵詈對	是我等無忍
倚著於利養	則是外道人	所說為己施
於經自精進	猶以供養故	於眾會中說
宣吾等名譽	若至國王宮	大臣及寮屬
并梵志長者	若餘比丘所	謗毀說我惡
所行如邪道	吾當悉忍此	常奉侍大聖

爾時雖憂感	若使能忍辱	以斯佛所說
悉當呵教人	劫亂比丘諍	凶暴大恐懼
悉罵詈我等	諸比丘如鬼	在世行恭敬
皆令忍苦患	以順柔輒性	故當說此經
吾等不貪身	亦不惜壽命	當堪奉持此
志願於佛道	世尊具知之	如凶惡比丘
然後來末世	當分別開解	顏色常不悅
數數犯不當	遊行不以時	衣服多不正
假使今世雄	滅度後末世	在眾會勇猛
分別說是經	若行求入城	儻有所慕索

所居當施與 佛智不令墮 用愛樂世源
興修仁善心 少欲行節限 逮善寂滅度
一切世光耀 十方悉來會 我當言至誠
悉見心不虛

安樂行品第十四

本七

於是溥首大士本七白佛唯大聖此諸菩薩四恭敬
世尊所當勸悅難及難及何時應當為一切
衆說斯經典佛語溥首曰菩薩先處二法乃
應講經一曰威儀二曰禮節何謂菩薩解知
威儀假使持心忍辱調柔將護其意畏不自

立其志如地不見有人不見有人而行法者
觀自然相諸法本無此諸法者衆行之式亦
無想念是謂威儀何謂禮節設令菩薩不與
王者太子大臣吏民從事不與外道異學交
啓不尚世典讚叙音韶合偶習俗不貪不學
不與屠殺漁獵弋射雞鶩羅網賊害從事不
與歌樂遊戲衆會同處不與聲聞比丘比丘
尼清信士清信女從事亦不親近行禮問訊
不共止頓不與同志經行燒香散華然燈除
其往至講經會時唯與講會而共從事縱有

所說亦無所著是為禮節又語溥首菩薩大
 士不嫁家居宗室親屬不慙懃思見內人女
 弱獨說經法亦不頻數詣群從幼童男女及
 餘異人而說輒語所不當講不為定意疾癩
 說經不與住立亦不同類亦不與一比丘獨
 入房室除念本七如來精進為行縱為女人有說
 經緣不於是中汗染法味不令受取而廣義
 理不與沙彌比丘尼童子童女共在一處常
 好宴坐綢繆好習辟屏間居是為禮節又語
 溥首菩薩大士觀一切法皆為空無如所住

立已墮顛倒所立正諦常住如法專秉身心
 不動不搖不退不轉蠲捨滅盡不生不有無
 有自然無為無數無所可有逮無所有除諸
 言辭不住無為無想不想得伏諸想假使菩
 薩乙密觀察斯一切法款款修此所當行者
 常住威儀禮節二事世尊欲重解現此義而
 歎頌曰
 若菩薩好樂 說此經典者 於後當來世
 勇猛無怯劣 順威儀禮節 善明清白行
 國王及太子 大臣僚屬吏 外道若異學

屠獵惡害品	抑制交啓習	不與通往返	不習食噉肉	蠲捨諸非法	喜瞋恚恨者
比丘放羅漢	除立於法律	不與自大俱	所行乃如是	亦不與談語	不與強顏俱
復逐犯禁者	比丘比丘尼	調譏謝話談	及餘自用性	作行如是者	皆當屏除之
捨離清信女	不與無益言	現在欲獲法	明者設有緣	為女人說經	而不獨遊行
常當止息非	好住滅度地	是謂為威儀	不住於調戲	設入出聚落	數數行求食
假使不肯往	諮問於道法	斯為持法說	將一比丘伴	^{本七} 常志念於佛	^六 佛故先示現
不怯無所著	衆生有癩疾	若親屬宗室	此威儀禮節	其奉持斯典	則當勤行之
母人諸細色	悉當捨離去	不與是等俱	上中下劣人	若不行法者	元元常供養
而積植德本	當捨販賣業	諸慢不恭敬	一切皆至誠	丈夫無想念	堅固行勇猛
棄捐諸住立	不為己身害	若干種蟲豸	不知一切法	亦不見滅盡	一切諸菩薩

是謂為威儀 如常行禮節 且當聽察此
 斯當講說 無為之法 一切不興 亦無所生
 建志常立 觀採空義 此為明者 所行禮節
 有所念者 悉顛倒想 以無為有 用虛作實
 雖有所起 諸法無生 因想蹉錯 而生諸有
 心常專一 善修三昧 建立於行 若須彌頂
 所住如此 普觀諸法 是一切法 猶如虛空
 譬如虛無 等無堅固 不念取勝 無所棄捐
 諸法所處 無有常名 是為明者 所行禮節
 我滅度後 若有比丘 敢能守護 如是法則

無所怯軟 心不起想 為無數人 說此經典
 其明喆者 所念以時 若入屋室 所行若茲
 觀察諸法 一切普淨 宴然說義 而不动摇
 國主帝王 及與太子 欲聽聞法 皆供養之
 并餘長者 及諸梵志 立諸眷屬 皆無所欲
 又語溥首如來滅度之後欲說此經住于安
 隱已立安隱不懷諛論無眩惑心乃說經法
 藏載身懷或載竹帛為他人說亦不多辭亦
 無所生亦不輕慢諸餘比丘為法師者亦不
 歌歎亦不毀咎異心比丘為聲聞者未曾舉

名說其瑕穢亦不誹謗亦不仇怨意想待之
未曾毀咎居家行者無所志願不違彼行亦
無所想行來安住而立義要往來周旋若詣
法會自護已身行無所失而說經法若有請
問心無所倚離聲聞乘有所發遣覺了佛慧

佛時頌曰

智者常安 住於佛道 先隱定坐 爾乃說經
若當敷座 務令柔軟 若干種具 所置綺祭
體常襯著 淨潔被服 於七七日 而習經行
猶如黑雲 在於虛空 合集積累 弘雅功德

所處之座 具足篋藏 牀足堅固 平坦顯赫
無數坐具 避褥綖緹 儼然正首 尊其視瞻
安詳昇處 高廣法座 而普等心 為一切人
國主帝王 太子大臣 及諸比丘 比丘尼眾
清信高士 及清信女 應所樂聞 為講無量
明智無限 次第剖判 為演種種 微妙之義
追逐侍後 請求問義 斯睿詰者 復為解說
而入神足 柔順之忍 其有聽聞 悉得佛道
斯智慧士 皆為一切 進却棄除 懈怠疲厭
常以慈心 為眾說經 未曾起于 勞廢之想

晝夜歌誦 誦尊法訓 分別演說 億百垓喻
普能勸悅 諸會者心 無敢生念 欲危害者
若得供養 飲食之具 牀卧所安 衣服被枕
病瘦醫藥 而無僥冀 不從衆人 有所請求
除其瞻勞 住廟精舍 欲令衆庶 悉解佛道
若一切人 來聽經法 我乃加豫 如獲大安
佛滅度後 若有比丘 宣揚經法 無所希望
無所妨廢 不遭苦患 常察精進 離於疾病
無能為彼 造恐怖事 不被杖痛 無誹謗想
身無疲厭 不有所患 其人住忍 得力如是

其明智者 所處安隱 有所存立 如佛言教
若以咨嗟 億百功德 一切稱譽 不能究竟
又語溥首如來滅度 若有菩薩 於是經卷懷
疑不了 若說教化 聞不堅固 性不調和 見餘
菩薩 求大乘者 為造虛妄 而誹謗之 見聲聞
緣覺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 若值菩薩
心為躊躇 不即往見 其族姓子 則遠無上正
真之道 而不得近 佛天中天也 所在行處 假
使究竟 不蒙福力 不成最正覺 菩薩得三乘
猶如師子 在於林樹 若有猶豫 自然遠離 不

樂所樂亦不不樂若於衆生修行慈力至於
如來興大父想見諸菩薩念如世尊及諸處
家未離塵穢寬弘等敬禮節恭肅淨諸法義
無疑無結嚴一切法謹慎安諦欽順平等不
著經法極有所樂亦無所至所在晝夜敬護
此典溥首是為三法之行菩薩觀時然後乃
說造安隱行不被煩惱亦不燒害說此經法
者與同學者等心道友若講若聞信樂斯典
誦持書寫載之竹帛供養奉侍德不可量說
已安住則乃頌曰

若有嫉妬 懷難億數 其法師慈 當遠憎惡
有明智者 不造貪著 若欲讀斯 正典模者
未曾誹謗 說人之惡 亦不墮非 諸疑邪見
心常燿然 無有沈吟 以愆傷故 得了此定
安住之子 亦能忍辱 其人常屏 貢高自大
數數講誦 佛之典誥 未曾以此 持作懈倦
其有菩薩 在十方者 愆傷衆生 於世興行
順造恭敬 學聖慧者 皆當念之 是我世尊
思念諸佛 兩足之上 視諸菩薩 如視父母
設有求道 無有情欲 棄捐吾我 自大之想

假使聽省 如是像法 其明士等 當自慎護
所行安隱 常得調定 將御佛道 救億衆生
又語溥首如來滅度後若菩薩大士奉行斯
與常以時節其是比丘當行慈愍向諸白衣
出家寂志一切群生行菩薩道者常念過去
世行大乘者善權方便演真諦義若聽聞者
不知不了不悅不信不省不綜反自歎說我
當速得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威神足力而
欲得飛溥首當知吾見斯等佛滅度後菩薩
有四事說法而不諍怒何等為四為諸比丘

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所見奉敬帝王太子
大臣群僚郡國人民所見供養長者梵志悉
共承順虛空神明無數天子聽所說經天龍
鬼神侍衛其後皆營護之是為四若入縣邑
還歸室宅晝夜悉來諮問經法若為解說分
別所歸莫不歡喜所以者何溥首欲知皆佛
所建立加此經恩去來今佛盡從斯生亦護
是典若於忍界聞正法華品服聽聞名者甚
難值遇溥首譬有大力轉輪聖王威德弘茂
順化所領諸餘敵國未率伏者不敢闕闢若

轉輸王興舉衆兵當有所討不賓之臣欲拒
大邦雄猛將士奮武剋捷莫不稽顙王用歡
喜斷功定賞封城邑賜之土田七寶琦珍
象馬車乘男女奴婢元首効勳勲殊特者王
解髻中明珠賜之所以者何臣當國疆華裔
乃康如來正覺亦復如是為大法王無極道
帝自伏其心以法教化以德消害以慧戰鬪
降諸法王無極之衆無量經典百千要義咸
施群生無所祕弊詔平等城其見身魔能與
魔戰以賢聖法攻姪怒癡降魔官屬盡三界

患至于滅度所作剋捷則大勇猛於後無壞
亦無有實因由諸虛致此世間如處色像一
切因緣普諸世界古今以來無有信此正法
華經未曾暢說所以說者由諸通慧大慈所
致如大聖帝髻中明珠以為世尊第一法要
緣是趣行如來本七使聞深妙之典十一往古來今諸
行班宣斯經為最消除一切緣起之患猶如
聖帝珍重愛護髻中明珠久乃解出以賜有
功如來如是夙夜實護最妙無瑕從來甚久
立諸法頂今日加哀乃演散耳世尊欲重顯

現要義而歎頌曰

今日如來 慈心之力 常愍衆生 群萌之界
安住咨嗟 最尊經卷 故分別說 如斯典誥
最後世時 志菩薩法 若使出學 及居家者
若聞此經 慈心戰慄 一切普現 不得誹謗
吾本初始 得佛道時 如今如來 現在之時
設能逮聞 於是尊經 則便建立 億權方便
猶如勢力 轉輪聖王 戰鬪降伏 外異國王
得賜象馬 車乘篋藏 又加封邑 城郭郡土
或有得賜 手足寶鏘 微妙之色 紫磨金珍

真珠夜光 磔礫碧玉 種種殊別 奇財妙異
若干諸物 各用賜之 使一切衆 踊躍驚喜
觀所立功 怪未曾有 最後解髻 明月寶施
佛亦如是 今爲法王 忍辱之力 無極慧音
常行慈愍 興發哀護 以法等化 一切世間
觀諸衆庶 憂惱之患 講說經法 億千之數
曉知衆生 所應方便 今日衆生 以爲盡源
於時法王 無極大聖 分別經卷 億百千垓
以知黎庶 志力猛慧 便說此經 如髻明珠
最後世時 正典所處 一切諸法 皆無及者

欽仰是經 未曾輕講 識練幽微 慧明者聞
吾以演現 如是像法 佛滅度後 當恃怙之
其有志求 斯尊道者 普當授決 如佛所言
彼人未曾 有疵瑕欲 無有疾病 衆患所難
則於末後 將來之世 便即速成 無上真慧
殊勝差特 普當具足 諸四部衆 亦復順遇
若有聞者 除身諸漏 怪其無爲 悉叉手歸
己身景耀 所照光光 其奉行是 所獲若此
得成正典 而轉法輪 則覩弘模 及見最勝
夢中聞見 百福德相 紫磨金色 佛所說經

設得聞已 爲衆會說 及諸親族 皆悉具足
又復所護 一切除棄 若使卧夢 所見如是
悉捨遠離 而行出家 皆得徃至 於佛道場
即便處於 師子之座 是爲求道 所獲利義
所謂七寶 悉歸於斯 修此則奉 最勝如來
以得佛道 存立慧施 即轉法輪 無有諸漏
爲諸四輩 而說經法 不可思議 億千劫數
分別講說 無漏之法 教化無數 億垓衆生
夢中所見 如斯色像 滅度因緣 悉無生死
溥首當知 常志道者 多所教化 不可限量

最後末世 求斯尊法 分別廣說 安住所演
菩薩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於時他方世界八江河沙等菩薩大士各異
形服來詣佛所稽首于地長跪叉手白世尊
曰鄙之徒類來造忍界欲聞斯典受持諷寫

精進供養奉行如法唯願大聖垂心於我如

來滅後以正法華經加哀見付世尊告曰止
族姓子仁等無乃建發是計今此忍界自有
八江河沙等大士一一大士各有眷屬如六
十億江河沙等菩薩大士後末世時皆當受

持分別班宣時此佛界周普無數億百千垓
諸菩薩衆自然雲集顏貌殊妙紫磨金色三
十二相莊嚴其身在於地下攝護土界人民
道行倚斯忍界聞佛顯揚法華音聲從地涌
出一一菩薩與六十億江河沙等諸菩薩俱
營從相隨一心一行無有差別或半江河沙
百千菩薩來者或四十分江河沙或五十分
江河沙或百分江河沙或四百分江河沙或
五百分江河沙或千分或百千分江河沙或
億百千分江河沙等菩薩各各朋黨相隨來

或復無數億百千菩薩眷屬而來至者或有
二百千同行修菩薩道或有百千各有眷屬
或有千眷屬或有五百眷屬或四百眷屬或
三百眷屬或二百眷屬或百眷屬或五十眷
屬或四十眷屬或三十眷屬或二十眷屬或
十眷屬或五眷屬或四眷屬或三眷屬或二
眷屬或一眷屬或獨而至不可稱限其數難
喻從地涌出或從上下或從四方來至忍世
界悉住空中見於滅度多寶世尊能仁大聖
各處七寶樹下坐師子牀尋稽首禮二如來

至真等正覺右繞三匝却住一面或有菩薩
以若干品奇妙之義咨嗟二尊歎詠諸佛從
始以來假使具足五十中劫不能究暢能仁
世尊為勤苦行與佛別來亦復如是四部眾
會等無差特亦復默然爾時世尊即如色像
現其神足令四部眾悉得普見十四又使念知此
忍世界諸菩薩眾於虛空中各各攝護百千
佛上諸菩薩眾皆滿具足百千佛土又此大
眾有四菩薩以為元首其名曰種種行菩薩
無量行菩薩以清淨行菩薩建立行菩薩是

為四於無限無量塵數雲集大會菩薩之上
 最也於是四菩薩大士各與大眾不可思議
 部部住立於世尊前又手白曰大聖體尊起
 居康強蠲除眾病所行安耶群生各各善順
 律行處于清涼無眾患乎此類將無興墜嶮
 谷時四菩薩大士以偈讚曰

世雄闡光耀 所行康強耶 救脫現在者
 眾行無患難 眾生善因室 快受諦清淨
 得無起疲歇 寧受世吼命
 爾時世尊告眾大會諸菩薩曰諸族姓子佛

所行安無疾無患眾庶各各悉受律行善學
 道教不敢興歇欲至嚴淨所以者何斯之品
 類乃於往古諸平等覺各各作行是諸聲聞
 信樂吾教入于佛慧又各各異三乘學者住
 聲聞乘我悉立志入佛大慧時諸菩薩而歎
 頌曰

善哉快世尊 我等悉勸助 乃今眾生一
 善化微妙律 欲得聞大聖 教命詢深要
 聽之歡喜信 乃入法供養
 於是世尊語大會菩薩曰善哉善哉諸族姓

子誠如所云如來所詔各隨權宜不違本旨
時彌勒大士及餘八億江河沙菩薩俱舉聲
而歎頌曰

從古以來 未曾見聞 乃有爾所 菩薩之衆
從地涌出 住世尊前 供養歸命 是等儔類
從何來乎

彌勒即知八億江河沙菩薩心之所念尋時
叉手以偈問曰

無央數百千 於算巨億載 不可稱限量
未曾見菩薩 來詣兩足尊 曷因是何等

大通所從來 其像巨億長 一切志強勇

雄猛為大聖 端正可欽敬 今為所從來

世尊一一見 慧雅諸菩薩 眷屬無央數

猶如江河沙 其數超江河 具足度佛法

諸菩薩眷屬 皆逮正覺道 如是群英倫

集會禮大聖 具足滿六十 百千江河沙

其數過於彼 眷屬無思想 五百江河沙

或四或三百 或二百江河 諸營從如是

其限復殊此 或五或復十 一一諸眷屬

世尊大聖子 斯等緣何來 至于導師所

或四三或二	或一江河沙	江沙數各來
伴侶悉善學	甚多不可限	除住空中者
於億百千劫	不可卒合聚	半江或三分
或十或二十	具足衆立行	明哲衆菩薩
俱住於空中	其限不可量	現別無彼此
億劫行清淨	又無量異部	眷屬不可量
億億復超億	或有半億者	或十或二十
五四三或二	諸雄從眷屬	無能籌量者
身各自修行	寂寞樂等道	恬怕如虛空
別來者無限	猶如江河劫	莫能有計者

在精舍寂室	各從其方來	一切大神聖
皆用尊故至	諸菩薩雄猛	何從忽現此
誰為彼說經	誰立於佛道	為顯何佛教
建立何佛行	細微各可敬	普從四方來
因明目神足	大慧忽然現	於羸曠世界
能仁令充備	仁賢諸菩薩	倫黨自然至
從生出以來	未見如斯變	願說其國土
大聖哀盡名	十方所從發	各懷十八法
吾未曾得見	如斯等菩薩	我為最勝子
未曾見聞此	今斯若干衆	能仁願說行

菩薩無數千

百垓難可限

諸億千無量

本為何所處

諸菩薩勇猛

志性不可量

如是之等類

大雄願說之

爾時他方世界無央數億百千垓諸如來至

真等正覺普從十方詣能仁如來勸說法者

各各坐于七寶樹下師子之牀十七是諸如來侍

者各各見諸菩薩無量大會部部變化從地

涌出各各住立自問其佛此諸菩薩大士之

等從何所來不可計量無有邊際時彼諸佛

各各告其侍者曰諸族姓子且待須臾有善

薩名彌勒為能仁如來所授法當遠無上正

真道成最正覺自問能仁如爾所怪佛為一

一分別義歸悉靜一心而俱聽之爾時佛告

彌勒大士善哉阿逸仁者所問極大微妙優

奧難量且聽且聽今我說之一切菩薩及諸

會者普當堅固強猛力勢於無上意當知如

來慧見無底諸大聖立境界無量禪定智慧

所樂自恣莫能宣暢而剖判說方便興化不

可限量時佛頌曰

諸族姓子 皆聽佛道 今吾所說 慧柔和悅

若明達者 以爲美香 如來之慧 不可思議
皆當強意 普存堅固 各建立志 一心平等
大聖難值 愍哀世間 今當聽受 未曾有法
佛當建立 仁者諸黨 一切無得 生狐疑心
導師所詔 今無有異 其慧平等 安隱無特
安住所療 法甚深奧 非心所思 不可限量
今當講說 無極因緣 普共聽之 義何所趣
世尊歎已 告彌勒曰 班宣一切 阿逸欲知此
諸菩薩大士 衆會無量 不可思議 各各從地
而涌出者 昔所不見 皆集忍界 吾始逮無上

正真道成 最正覺時 歡悅斯等 立不退轉 使
成大道 教授化立 族姓子開 士大士之衆 處
于下方 而於其中 有所救護 讀經諷誦 思惟
禪定 專察其歸 欣然悅豫 樂無爲行 諸族姓
子志于恬憺 不存遠近 天上人間 常應專修
轉於法輪 無爲無會 好深神通 法樂爲樂 志
願精進 求于佛慧 於時世尊 而歎頌曰
今此無數 諸菩薩衆 不可思議 無能限量
造行億數 不可限劫 植積神足 博聞智慧
吾悉勸誘 於大聖道 今佛一切 皆授其決

斯諸菩薩悉佛衆子皆爲住此於吾國土
悉捨棄離諸所習地一切皆處間居得度
此諸佛子所行無爲精進學習奉遵上道
斯聰哲者在於下方今日故來攝護國土
晝夜精進無有逸慢積累德行分別佛道
常行勤修立於慧力一切意堅而無限量
常志勇猛思惟法典普悉是吾達清淨子
吾初速成爲佛道時在於城中若樹無著
則便講演無上法輪勸立其志於尊佛道
今佛所說至誠無漏聞佛歎詠皆當信之

開化發起此諸群英從久曩來立尊正道
爾時彌勒大士聞佛說彼菩薩之衆億百千
該數難計會心用愕如怪未曾有白世尊曰
云何大聖處迦羅衛釋氏王宮爲太子時委
國重位衆女之娛出適道場坐于樹下得無
上正真道成本七最正覺從來十九邇近甫四十年而
所教化所度無量乃復爰發諸佛境界多所
勸益所建權慧而不可議今是菩薩大會之
衆悉皆如來之所開導部黨部黨衆多無量
久修梵行植衆德本供養無數百千諸佛假

使欲計成就以來劫數無限彌勒又啓欲引
微喻譬如士夫年二十五首髮美黑姿體鮮
澤被服祭麗端嚴殊妙常懷恐懼現百歲子
其父謂言族姓子來爾則我子其百歲子謂
二十五歲人是我之父母則察知口自說言
是我之子如是世尊世俗之人所不信者而
令得信佛亦如是成佛未久今有若干億百
千數久修梵行長夜遵猗在于道慧勸進現
在無量之衆曉了坐定起立方便成大神通
聰明智慧住于佛地集佛慧義於世希有逮

大聖力世尊往古亦復教化于斯品類誘導
建立於善薩地當成無上正真之道致諸正
覺悉行方便所作已辦今我已受信逝誠諦
探暢既往斷誓此義其唯如來新學善薩心
懷猶豫所不及知如來滅後聞是經典終不
信也已有猶豫不遵此法亦不勸樂當獲罪
墮善哉世尊現說此義其有狐疑於此典者
當來末世諸學大乘設使聞者今不沈吟於
是彌勒大士於世尊前歎斯頌曰
譬如有人現生老子能仁至聖棄國捐王

生於城中 而得佛道 導師近爾 布屬甚少
今此諸樂 不退轉子 無數億劫 行救大衆
神足之力 住不可動 學智慧彊 靡所不入
今來至此 在所開通 如水蓮華 悉無所著
威神尊重 志超於世 立住恭肅 一切叉手
諸菩薩衆 如是色像 為如之何 誰當信此
唯願大聖 加哀示現 剖判分別 如審諦義
譬如有人 而為士夫 年既幼少 髮美且黑
其人年歲 二十有五 而乃產生 百歲之男
養育澡洗 隨時衣食 是我等父 而為最勝

一切世間 無有信者 幼穉年少 而生此子
如是世尊 我等無夫 無數菩薩 而來集會
心彊智慧 又無所畏 無數億劫 所學審諦
志懷明哲 其目通達 威神巍巍 顯現端正
而意勇猛 曉了法律 為雄導師 所見咨嗟
而竄山巖 靜行無為 如虛空界 悉無所著
禪定精進 為安住子 而心志求 於此佛道
而何所人 當信此言 若於導師 滅度之後
吾等於此 而無狐疑 佛前自觀 則聞菩薩
於是之處 初學固然 將無菩薩 歸於惡道

